毛詩正義卷第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齊譜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萴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鳥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皥之世少皥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

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
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
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
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
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
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
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夏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
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
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
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
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
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

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

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遠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正義曰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

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
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
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
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
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
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
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
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
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内
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内綏服於周爲采服其
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

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

四千里之内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内王者
禮法相變周復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
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
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
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
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幷得薄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其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
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
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
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
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正義曰案大司徒職制諸侯之
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大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
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　在禹
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

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衞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是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

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

詩叙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
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
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
詩豯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内朝群臣所患
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
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
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言齊之君世號謚未亡
若其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
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
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
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皙若此復何所
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東
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六同所
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
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

未明雞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懐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内皆是美事　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雞鳴詩者言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内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　相成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至之聲

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

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

聲矣入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己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
起之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
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
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襄
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　傳雞鳴至君作　正義曰
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
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
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
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
滿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幷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
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　箋夫人至禮敬
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
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
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
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

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

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至之光　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己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己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傳東方至聽朝　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婚禮注纚縚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婚禮皆

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内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黄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賔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内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内政乎宫内之政蓋應寡身耳君

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内政且東方始明君
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
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
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
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
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至子憎　正義曰上言欲
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去東方欲明蟲飛薨薨
之時我甘樂與子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
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於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
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
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
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令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
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傳古之至其敬　正義曰以恭
敬之事施於跡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
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

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曉與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跡遠也　箋蟲飛至無已　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　傳會會至夫人　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扶音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　箋庶衆　正義曰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至儇兮　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
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
當爾之時遭值我於峱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從
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傳還便至山名　正義曰此還與下
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
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之
側故知峱山名　箋子也至相遭　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尊
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
夫出田相遭也　傳從逐至儇利　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
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傳狼獸名臧善　正義曰釋獸云狼牡
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
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
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

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
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
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
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
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至乎而　毛以爲士親迎夫旣受婦於
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
於門内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
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
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爲揔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
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
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傳俟待至
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宫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
屏之間謂正門内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内屏外人君視朝所宁

屛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屛外人君視朝所宁

立虡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失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任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

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
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
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
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
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
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
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
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
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
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
天子之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
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紞者舉天色尊者言之
耳義或當然　傳瓊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
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
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

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毎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箋尚猶至似瓊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揔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

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揔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
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
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
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
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
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
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
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
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
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
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可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
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
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爲紞
瓊華爲瑱也　傳青青玉　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
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

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
玉亦謂玉石雜也　箋瓊英猶瓊華　正義曰釋草云木謂
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
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
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
瑩者蓋衍字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
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
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
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
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
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之之事　東方至即兮　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
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
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
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

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　鄭以爲當
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己乃
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令有
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
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從就之兮今
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
傳日出至之貌　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
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
者子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
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　箋東方至不明
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
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爲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
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輿者以日在東方其
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　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
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

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

融其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强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　傳履禮　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傳月盛至門內　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於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傳發行　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　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晩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昬明告君令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摠辭此則必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

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　箋號令至刻者
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
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
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
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
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
事也　東方至召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
明之時君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
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令漏刻失節
促遽若此故刺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　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
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
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令上者在
下是爲顛倒也　箋挈壺至始入　正義曰解時實未明
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
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君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

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
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别色始入東方未明未當起也别
色始入玉藻文　箋羣臣至早興　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
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
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傳晞明之始升　正義曰晞是日之
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
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
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
爲一事也　折柳至則莫　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
之圃則柳木柔脃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
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
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
刺之　傳柳柔至於朝　正義曰言柳柔脃之木者欲取無
益於禁故以柔脃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
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

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

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成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於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强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昬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婚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爲昬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昬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

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

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傳辰時夙早莫晚　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詁文暮與早對故爲晚　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　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

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　箋襄公至去之　正義曰以獘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搤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姧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

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搚殺者說文云搚捉也何休云幹脅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脅而折拉然爲聲此拉言殺狀故言搚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以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於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

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
劉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
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杞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
若然案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
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
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
杞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
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
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
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至懷止　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

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

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
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
道路有蕩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
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
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
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耻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
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
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
會襄公也　傳南山至之匹　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
境故云南山齊南山也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
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
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
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
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對文
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

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　箋雄狐至如狐

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故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

傳蕩平至文姜　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　傳懷思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箋懷來至其來　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至從止　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

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
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
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
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
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淫泆之行 傳葛屨至尊者
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
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
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 箋葛屨
至之道 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緌必屬之於冠
故冠緌共為一物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見五為奇故欲雙之
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
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
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
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
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

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

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婚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雙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淫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　箋此言至之行　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

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麻至鞫止　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鞫爲盈爲異餘同　傳蓺樹至得麻　正義曰此云蓺麻后稷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別名故云蓺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　箋取妻至謂告　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傳鞫窮　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　箋鞫盈至魯桓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至極止　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

傳極至　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極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

其道　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
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
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
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
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
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政曰霸中候
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
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云小伯王諸
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
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
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
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
大心勞　無田至忉忉　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
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
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

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

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傳甫田至能獲　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傳忉忉憂勞　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婉兮至弁兮　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　傳婉孌至弁冠　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

髦以爲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盧鈴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

箋畢噣弋繳射 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至且仁

郭說是也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至且仁

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
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爲
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
則百姓苦之　傳盧田至令令然　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
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
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
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
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
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輦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首疾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輦　馬音見羽旄之美舉首忻忻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
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　喻字誤也
箋鬈讀至勇壯　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謂兼二事若鬈

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
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為勇壯
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
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
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序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
獵時有才勇也　傳鋂一環貫二　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
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子
母之環又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
鋂環也一環貫二　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　正義曰作
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
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
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
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
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
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

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旣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敝笱至如雲　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　鄭以爲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敝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嬀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　傳鰥魚　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

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食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獘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箋鰥魚至婉順 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揔名鯤也鯤鰥字異葢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鰥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 箋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獘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

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
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

傳如雲言盛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其多強盛而難
制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
桓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
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箋其從至爲惡　正義曰姪娣之外更
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
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
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箋鱮似魴而弱鱗　正義曰陸機疏
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
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鷂或
謂之胡鱅　箋如雨至使止　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
使令定本云所使止於義是也　傳唯唯出入不制　正義曰
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令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
相隨之貌耳傳以獘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
云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　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

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盛其車服者首章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　箋故猶端　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云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

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至發夕　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乗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　傳薄薄至羽飾　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説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笰謂車之後户也説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説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笰車後户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笰以韋靶後户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

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笰竹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

傳發夕至至旦　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

箋襄公至之色　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

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

恥之色　四驪至豈弟　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瀰瀰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　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　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　箋此豈至明也　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

明而行與上互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箋汶水至所會　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

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　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至臧兮

也言展我甥兮指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
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至臧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
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顙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
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其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
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
傳猗嗟至長貌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
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猗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
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頎爲長
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　箋昌佼好貌
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　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
故知抑爲美色顙貴廣闊故言揚廣揚　傳好目揚眉
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
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
故名眉爲揚　傳蹌巧趨貌　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今
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

之吏步則趨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
巧趨蹌兮　猗嗟至甥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
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
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
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
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
傳目上至爲清　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
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閒爾雅既釋女此清又與目共文
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　傳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正者侯中
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
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
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
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
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
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

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説可以同之

鄭焉鄭言正之内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葢應類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捴據齊國爲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絶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絶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戈正所至之子　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參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

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
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
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
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
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
侯參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
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
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
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
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去九十七十五十
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
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
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
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
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

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
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
射既然則賔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
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賔射
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
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參分之一則知正
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
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
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
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賔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賔射
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
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有
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
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虚矣而云誠實是者拒
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至亂兮　毛以爲齊人傷

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
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

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閒婉
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
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
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　鄭唯舞
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爲之兮
餘同　傳選齊貫中　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
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爲中也　箋選者至貫習
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
上選也貫習釋詁文　傳四矢乘矢　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
因即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用之
箋禮射至之亂　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
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
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鄉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
鄉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
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三耦其後兩番君

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
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
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
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
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内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
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
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
不復須象之故也

毛詩正義卷第九

計二万二百五十八字

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
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三耦其後兩番君



毛詩正義卷第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魏譜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變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厎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太平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虞都河北

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内之其都
[illegible]魏不居其墟也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
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内是其屬冀州
也　周以封同姓焉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絶不知所封爲誰故言
周以封同姓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正義曰地理志云
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
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
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濵
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
言陶於河濵則在河北之濵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
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濵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
丘亭是也言河濵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　禹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此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此

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敎以義方　正義曰敎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之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　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上得

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
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
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
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此詩並刺
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
故詩人刺之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　正義曰
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
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
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
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
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
巧趨利首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
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
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　箋儉嗇至侵削　正義曰
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

言其刺之意糾糾至服之　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褸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傳糾糾至履霜　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絇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傳摻摻至婦功　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

文云纖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illegible]是[illegible]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婚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婚禮云其夕衽席於奥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駮異義云婚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婚也　箋言女至其事　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　傳要褸至之人　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

爲褶無絜雖複與襌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褸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至爲刺　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揥以爲飾敬愼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　傳提提至爲飾　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婚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箋魏俗至刺之　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文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

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　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至公路　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　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箋之子至尺寸　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　正義曰公路

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　正義曰公路

與下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旄車之族明公行掌旄車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傳萬人爲英　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絶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説殊也　傳蕢水蔿　正義曰釋草云

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
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舄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
陵人食之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儉嗇不用其
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被攻伐故
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至勿思　毛以
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
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
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
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
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
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
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　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
其實為之殽不興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
於君事驕逸又言彼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
同　箋魏君至由是　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

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斂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者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爲殽即是儉嗇之事　傳曲合至曰謠　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揺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揔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序言其思念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　箋役乎至徵發　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云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至無止　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　傳無草木曰岵　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　傳旃之至尚義　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

章傳曰毋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即友也　箋上者至列時

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　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至還兮　正義曰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　傳閑閑至之貌　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　箋古者至之甚　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

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此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　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摠解之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　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飡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言在位則剌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剌君也

坎坎至餐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傳坎坎至曰漣　正義曰以下云漘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别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

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旣云置檀河厓側即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 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旣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

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貀子貆郭璞曰其雌者名𤝞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爲䝟狭 箋是謂至曰貆 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傳萬萬至曰特 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箋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

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傳圓者爲囷鶉鳥 正義曰月令脩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鵪之屬也 傳熟食曰飧 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謂以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 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

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
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
二句言重斂次三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
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至我所　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
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
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
處肯以敎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
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
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
傳貫事　正義曰釋詁文　箋碩大至是徙　正義曰碩大釋詁
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
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
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　許愼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
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免人能穴不能覆身此
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

三章章八句至大鼠　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

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傳苗嘉穀　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誰之永號　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者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箋之往永歌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序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

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序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

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
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正義曰以序云有堯
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
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
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
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
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
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
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夏都者因序云有堯
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
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
里也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
爲晉侯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
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爕爲晉侯是爕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爕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爕爕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

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

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　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臯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危故其儉嗇風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巳前巳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

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
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
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
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
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
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宫明是武公徙絳也
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
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
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
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
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
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
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
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
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

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爲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大儉偪
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
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
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
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此
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
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
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
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
堯之風俗也　箋憂深至之類　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
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
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焉表箋
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至
瞿瞿　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
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

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　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

傳蟋蟀至除去　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黒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揔名爲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

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鄉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　箋我我至耕事　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鍾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豳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

傳已甚康樂職主　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

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
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
其憂言荒則憂也　箋君雖至政令　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
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
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
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
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
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
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
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
憂詩人戒君所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傳荒大至禮
義　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
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
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　箋荒廢至禮義

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
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傳蹶蹶至於事
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箋庶人至無事
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
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
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　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
句是也此二句揔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
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
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
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
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己身其事小經責昭公
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
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

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
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
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幷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
四鄰言之　山有至是愉　毛以愉爲樂　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
取之餘同　傳樞荎　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
傳婁亦曳　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
爲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
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　傳愉樂　正義曰釋詁文　箋愉
讀至偷取　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
故易傳以愉爲偷偷言偷盜取之　傳栲山樗杻檍　正義曰皆釋
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
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樗與下田樗
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
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
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
白蓋樹今官 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
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
傳洒灑考擊 正義曰洒謂以水溼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
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
也 傳保安箋保居 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
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己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
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
保爲居 子有至永日 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
日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
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
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 傳君子至於側
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
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
文此言君子揔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

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下章四句至沃焉　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彊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　箋封沃至之邑　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

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至不樂　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寛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縁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唯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　傳襮領至曲沃　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録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繰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繰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録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繰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别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

箋繡當至桓叔　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

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
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
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
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
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
此綃上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
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
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
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
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
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
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之
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
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
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

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
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
爲之也　傳鵠曲沃邑　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
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
國焉　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
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
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
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至條且　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
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
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己是
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
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
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　傳椒聊椒
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機
疏云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

吴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
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
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
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箋椒之
性至以盛　正義曰言性芬香者以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曰
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
之房裏實者也釋不云椒檓醜莍李巡曰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
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莍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爲捄
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
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
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
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
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　傳朋比　正義曰朋黨也
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　箋之子至朋黨　正義
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故以碩爲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

者言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沮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沮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傳條長　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　傳篤厚　正義曰釋詁文　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　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illegible]春

之月昬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時
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
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
過晩作者據其失晩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
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
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
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昬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
天謂昬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晩於
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晩於在隅謂五月之末
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昬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
皆晩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至良人
毛以爲綢繆猶纏緜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緜束之乃
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
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
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

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以婚之
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
取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
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
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
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
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
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
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
有異也　傳良人美室　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
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
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
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
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　箋今夕至其時

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
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
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
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傳子
兮者嗟茲也　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
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
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柰此良人何　箋子兮至人何
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
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
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傳三女至二妾
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
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
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
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
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　正義

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　正義

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至佽焉　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晉君踈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内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踈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　傳杕特至相比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異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illegible]

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上言菁菁葉盛
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箋以
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
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
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
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
箋君所至政令　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
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
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　傳佽助　正義曰佽古次字
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　傳睘睘至同祖
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
上云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

計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字